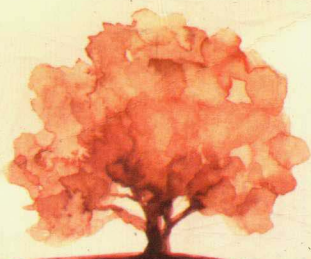


快乐问题

甲乙随笔自选集

*Wenile
Wenti*



百花文艺出版社

快乐问题

甲乙随笔自选集

*快乐
问题
甲乙随笔
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快乐问题

——甲乙随笔自选集

甲乙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国营武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½ 插页 2 字数 230000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06-1964-0/I.1752 定价:13.00元

目 录

- 1 “寓言”的寓言
- 4 美的尺度
- 7 吃穿的流行与“大文化”
- 9 说“比”
- 12 杂文“男性化”小议
- 14 说长道短
- 16 说大道小
- 19 君子要言利
- 21 脸皮、舌头之研究
- 23 历史不该是“谜”的渊藪
- 25 偶像杂说
- 27 “神话”的神话
- 29 猫的故事
- 32 一样与不一样
- 35 年节吃喝考
- 37 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公案
- 39 童心的悲哀
- 41 矛盾的陶渊明与骗人的“桃花源”
- 43 不幸而言中乎
- 45 性别的落差

- 47 鼓浪屿上的“平等”与“蚊子精神”
- 49 从灵隐寺到南普陀
- 51 徽派建筑与泉州石屋
- 54 岳飞墓、包公墓、许国牌坊与八大山人
- 57 摩托车与石狮人
- 60 陶行知与陈嘉庚
- 63 眸子非“窗子”
- 65 刺激，还得升级？
- 68 不要细节
- 70 糊涂与模糊
- 72 姜昆的真幽默
- 75 书里书外
- 77 危楼小记
- 80 从喝彩到捧场
- 83 弘扬传统与乡土文化
- 86 能忍未必自安
- 89 格言警句之类
- 91 纸上谈吃
- 93 从梅兰芳纪念馆说起
- 95 灵感这玩意儿
- 98 名字游戏
- 101 玩的名堂
- 104 说雅量
- 106 红腰带
- 108 流泪的寻常与不寻常
- 110 养生之悟
- 113 不可思议之正误

- 116 国人与国画
- 118 怪病奇想
- 120 病文化
- 123 大舞台上说角色
- 125 闲话平等
- 127 说眼光
- 129 从弗洛伊德到“海豚变人”
- 132 名著的补写及续写
- 134 电视机前说开会
- 136 书贵读而非久藏
- 138 你我好胃口？
- 141 人与说话
- 144 无奈何么
- 146 变变思路如何
- 149 生财有道是编书
- 151 莫忘老实人
- 154 从泰森判刑说起
- 157 引进“鲑鱼”
- 160 说、做与废话
- 162 苍蝇问题
- 165 快乐问题
- 168 听谁的
- 171 高有高的难处
- 173 “想发财，忙起来”
- 175 幽默一下挺好
- 177 说“星”
- 179 想起王昭君

- 181 公布一条“发财”消息
- 183 海边乱弹
- 185 说什么好
- 188 名什么的多起来也真够人一呛
- 190 老吃点心蛋糕大鱼大肉也腻
- 193 为街头“神医”作个广告
- 195 “忍”与“欲”
- 197 不以“某某”代之又如何
- 200 侃“皮”
- 202 “信”之于人心世道
- 205 牢骚
- 208 联想所及
- 211 拭目以待
- 213 洋威风
- 215 “扫黄”与“扫封”
- 217 百无聊赖
- 220 生财诀窍
- 222 新时尚：一主二仆
- 225 名人的苦恼与凡人的不快
- 227 抱着的女人长不大
- 230 文人讨债
- 233 “专家”误人
- 236 年龄的困惑
- 238 聪明与傻
- 240 诱惑的滋味
- 243 笨嘴拙腮挺好
- 246 家有贤妻

- 249 盘点自己
252 大惊小怪
255 都市面孔
258 对错当否
261 坦坦然然活着
264 困热北戴河
267 期望别太高
270 虚名的诱惑
273 尊重生命
276 偷书年代
279 BP 机的荒诞
282 渴望惊喜
284 大家拿·拿大家
286 面对……
289 这叫怎么一回事
291 寅夜佛话
295 对“友谊”别天真
- 297 后记

“寓言”的寓言

从小喜欢读子书。《庄子》、《墨子》、《孟子》、《韩非子》……读了半天于学无补，独对书中的寓言故事感兴趣。觉得有学问的人真是精灵鬼，有话不直说，偏要拐弯抹角；这还不够，还要讽刺你、奚落你，卖弄之余还要让人发笑，真够损也真够绝！绝就绝在作者的机智，想要说的话说了，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罢，那个中滋味你慢慢品去吧。

待到长大也渐渐明白，原来寓言不是为了讥讽、幽默、博人一粲，而是为了讲道理。讲道理不直说是由于说不通，或是不好说。但不说又憋不住，就只好想变通的办法，就只好“寓庄于谐”。打个比方，说个笑话总不致于犯大忌吧？张三李四、花鸟虫鱼……只要可能，只要能达到说明道理的目的，不妨把大千世界装进嘴里，呼至笔端。孔夫子就曾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

中国的寓言似乎就是这么“比”出来的。没有专为写寓言而写寓言的人，也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将《伊索寓言》列入教学计划的英明之举。实际上中国人并不乏于思想和多一点机趣，只是没有闲心；他们看重理想而多于雅兴，不到山穷水尽之地是决不愿意变成寒蝉的。挣扎的结果或许正是中国寓言高人的地方，然而这也铸成了它不幸的命运。朝气蓬勃、无拘无束应该是寓言的

性格，可是社会越发展寓言的锋芒反而到藏掖起来。由政治寓言一变而为社会寓言，再变而为生活寓言，越变离政治越远，这倒适合唯美论者的胃口——含蓄之美。中央集权君主的威信一变而至高无上，你还敢讥刺吗？不敢就只好降格，从矛头向上转而到贪官污吏。然而文化专制，文字狱盛行，一字之累便身遭横祸，你敢不谨小慎微？拿鸡蛋去碰石头？这不难看出封建社会的专制黑暗。

说穿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寓言是逼出来的。不然何以要“言在此而意在彼？”血性男儿的孟轲该是条硬汉吧？他举“民贵君轻”的大旗游说诸国，凭辞辩之雄常使“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到激烈处往往还敢破口大骂。你说他吃了豹子胆？然而你能否认他不看君王的神色、不去委屈求全？那么在君王面前比喻来比喻去，喋喋不休干什么？要想使对方接受自己“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政治主张，可见这逼出来的智慧，的确是一个有效而保险的工具。

想说话还要会说话。一针见血的话要说，但要说得巧，二者相辅相承方能见效。春秋战国，诸子争鸣，庄子的话说了不少，寓言也很可观。但空而无用，多为了以达观自慰，自我解嘲，那又何不去专事编草鞋？看来有雄辩之才还须有鸿鹄之志，还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孟子也好，庄子也好，一个劳而无功，一个空而无用。而会讲寓言又有作为的还要数韩非，他著书洋洋十数万言，其中寓言几百计，言之于行惊天动地，可惜事业未竟而死于朋辈之手，实在有点太惨。

由此看来，满肚子都是寓言的人，虽然会在作文章上偷巧耍滑，懂得迂回取胜把自己的思想渗透到字里行间，却从不肯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做一点儿让步的愚顽，实在不如他们的文章来得高妙。纵观古今，这似乎成了知识分子生与俱来的通病。说话写

文章肯花功夫去寻找“中间地带”，寻找“夹缝”，却不肯放弃自己的初衷；能编出天花乱坠的故事来说服人，自己却又决不苟同于人，这实在有点儿自寻苦恼！不过这苦恼中多少还有些安慰，起码还可以编编“寓言”，总还有“说话”的机会。其言虽不能见用，起码还可以似非而是地发发牢骚，明清文字狱猖獗，但总还有“寓言”，总还有巨著产生，总还没完全使人变成哑巴。

读多了寓言，免不了受到传染，说话处处打比方、兜圈子，可见什么都要适可而止不能成癖，如果成为嗜好不仅对己无益，对人也有害。有话还是直说好，还是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上上下下以诚相见，无疑要比“寓言”来得晓畅，来得明白，也少浪费时间，不知诸君对这“寓言的寓言”以为然否？

1986.9

美的尺度

美是什么？这是聪明人的提问。美就是感觉着舒服！这也是聪明人的回答。对于美的定义，人们的解释可以是多方面的，有人可以说表，有人可以说里，这各执一端之说，往往成为千古争论的话题，写成洋洋洒洒的巨著。

美本来是个浅显的问题。在老百姓眼里，美就是好看，感观上能得到快乐，但是美又极不简单，及至于对于它的研究竟成了专门的学问，划归到哲学的范畴。

美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是人类的进步。美从最早的自然属性成为对精神的映照物，恐怕它的诞生地要在中国。孟子曾给美下过一个涵概一切的定义：充实之谓美。人的精神美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充实着善和信。不难看出，美的本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老祖宗“篡改”了。不“善”、不“信”就是不美。这抽象的思维实在让人有坠五里雾中之感。

不谈“美学”这劳什子，因为这容易使人糊涂。精神美中不是还有个“真”吗？咱们就说形象的。维纳斯美这是举世公认的，它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于美的创造和鉴赏。但也有人说是丑的，非要给她穿上裙子，似乎不如此就违背了民族传统的审美习惯。这些人虽然已经不多了，可是不了解历史和现实，仍怀着这种美德心理的人依然大有人在。

怪就怪在人对美见仁见智。汉唐之际，儒学尚未成为一尊，便有飞天的裸体舞和较发达的裸体美艺术，但到清朝，裸体美统被斥为春宫淫画。这标准和衡量美的尺度，诚如人们所说，是统治者推己及人的。这是从观念和意识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不过，美到底还是有一个标准，只是看它是否客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对于人体美的描绘是人们皆知的，“东家之子”的容貌、身材、肤色、体态美到“嫣然一笑”，可以“惑阳城，迷下蔡”。宋玉手中的尺子是个什么标准呢？一言蔽之，就是适中或者合度。想来，这应将是人类普遍能够接受的。

但是，庄子也有他对美的标准。他认为精神之美要胜于形体之美。他在《德充符》中讲了五个故事，描写了六个人，形体全是缺残奇丑，然而他们道德高尚，甚至连孔子对他们德行的倾慕竟也到了“引天下而从之”的程度。这似乎正是美变得复杂化的一个注脚。此比较旨在说明美是个整体，如果把美所形成的诸因素分解开来，那么起码在表里的和谐上，这美多少会使人不尽如意。正如哲人们对于悲剧的评价：悲剧是美的。流泪的艺术而被称之为美，这应该说是艺术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在从中作祟，说明精神美和形式的美达到了高度统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往往总把美说得很玄，很高妙，仿佛美之于人只有精神的，于是乎美变成了封闭性的，美躲到了灵魂深处。但世界绝不是清一色，绝不可能从一个模式中铸出来，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有它自身的价值说，无视它可以，不承认总不成。美的就能使人变得愉悦，乐于亲近。一件漂亮合体的西装穿在年轻人身上就是比中山装来得潇洒；彩色电视机就是要比黑白电视机受顾客青睐。而这常识直到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才为人们所认识到。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就是植根于这块土地。如果拿一个最易于人明了的例子作

喻,大约可以推举任何一件商品。我们注重的往往是商品的实用,而忽视它的外型设计和包装的美。当然这传统的习惯正在受到冲击,但作为审美的尺子,是否能从此而改一改呢?

1986.11

吃穿的流行与“大文化”

大凡什么事都能和文化挂起钩来，譬如说，吃是文化，穿是文化，及至时髦、流行之种种也有文化的背景，从文化的传统中找到渊藪。“大文化”的包容之大，伸缩性之强恰应验了数学的“空筐”之说，几能“达四海而亘今古”，装尽天地万物。

川、粤、徽、鲁之风味有其地域、习惯、风俗的文化特征，即使白菜豆腐、小葱蘸酱之类也有其平头百姓“知足长乐”的文化心理。如果追溯之，还可以从“道统”的均寡中找到根据。

吃如此，穿更难例外。衣帽之好，服饰的崇尚更难脱开文化的积淀。自有了统治和被统治者，就有了讲究礼服、礼冠的制度，品位把文化也染上了“官”的色彩。而服、冠以至于黑、黄、红、紫便也成为统治阶级的“专有”，统统归了“大文化”。然而，在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接受与契合里边，恰恰又是相互作用的，须臾离不开模仿新奇和追逐时髦。用一块丝麻织成的布包头，这等而下之的百姓头饰，竟为戴冠的汉元帝看中，而王公大臣们便也颇为得意地“弃冠从巾”。你说殿堂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多么有趣！后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讲究穿裙。但花样翻新却出自于太液池畔的一阵大风，宠妃的裙子被人拉住免遭落水，而拉绉了的裙子反倒更好看，于是宫中上下竟相穿起多绉的“留仙裙”。这又是上下文化融合之一例。

融合的结果是发展，而发展的另一面便是流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高雅和低俗的界碑，但这概说也难免不攻自破。虽然融合的发展常常盲目，像出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的现象。但抛弃和无视人们的文化心理，以求绝对“纯粹”的，然而又是不可能的所谓高低之分，其最终只能导致封闭和僵化，而且与常理也不通。

因此，文化的流行是必然的，融合也是必然的，问题是流行什么，融合了哪些。虽然这中间不乏“妄言”，但照康德的话说：“顺应流行的蠢人总比脱离流行的蠢人要强。”而这，恰是不能用理性去揣度的。欧洲中世纪的种种奇装异服，如鸟嘴一样的鞋，直垂脚背的长礼服，齐腰的短袄，又高又尖的筒帽以及十八世纪出现于欧洲妇女身上的紧身胸衣……可见它们虽然流行了，但最终还是要退出潮流。这抑或可以认为是世界文化中的一种“新陈代谢”，一种更生活化了的情感心理荡涤？

在世界文化日趋兼容并蓄，互相辐射之今日，流行的东西已不可能完全囿于种性和地域，中国的布底便鞋，欧洲人喜欢得了不得，而美国西部牧人的牛仔裤也已流行于古老的东方；金发碧眼的大鼻子唱起“国粹”京剧……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总之，文化在以种种形式随着开放而交流着。我们不仅“拿来”了，而且也正在“送去”。如果进一步讲，那不妨想一想我们“拿来”了多少，而这“拿来”的又和我们故有的做了何样的“杂交”？如此这般就不仅仅是文化问题了，而是“正统”与“非正统”的意识之争了。

从吃和穿说开去，是悟及到“大文化”之于人的影响；涉及所谓“流行”，也是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就人的所为和可感的文化进行比较。倘若真要就吃与穿和“大文化”的“空筐”关系解释清楚，那恐怕是烹饪美学和服饰美学的事了。

1987. 1

说“比”

“物竞天择”，“比”出了一个世界。所以，世界上的人也生来好“比”。伟大与渺小是比之使然，高下和优劣是比的结果……没有比，无分好坏；没有比，难以奋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比，世界也就失去了动力。

比，本来是好事，但比昏了头，一门心思比吃、比喝、比阔气、比房子、比车子、比待遇，那就不是作为好事的比了，而是比私利。看来，比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破坏力。比得好，出于公心无庸赘言；比不好，为了谋私为了某种需要不仅使人失常，而且还会使人疯狂。

五八年比放“卫星”。你一亩田打千斤粮，我打三个千斤、十个千斤；你能从锅台上炼出一级钢，我能炼出特种钢。既然提倡“比”，什么“比”不是比呢？比吹牛、比弄虚作假也是“成绩”。殊不知，没有发射卫星的火箭，“卫星”是上不了天的。“文化大革命”中比忠诚。谁背的语录最多谁最“忠”；你戴一枚纪念章，我戴一大襟，你别在衣服上，我别在肉里，非把你比下去。可见这“比”需要何等的勇气！

呜呼！好在此“比”已寿终正寝。

但是，此“比”虽不会再有，然而由此带来的“后遗症”却不曾根治彻底，仍在作祟。